

2/3 解文
3/189



—— 人民解放軍故事 ——

一個傷兵的願望

北方出版社 出版

目 錄

- 一、一個傷兵的願望……………(一)
- 二、連長和士兵……………(三)
- 三、焦五保帶傷新戰士……………(六)
- 四、悼念我們的副班長——毛燕……………(十)
- 五、排長，媽媽……………(十四)
- 六、王連長……………(十七)
- 七、在宿營地……………(二〇)
- 八、讓炕……………(二二)
- 九、真假李振頭……………(二四)
- 十、榮軍的樂園……………(三五)

一
個
傷
兵
的
願
望

在拐茆野戰醫院裡，有一個從魯河那邊運送過來的傷兵，因為敵人的子彈打進他的肚子，正在掙扎着，發出無力的呻吟。看護們守護着他，覺得他的傷已經沒法救治，相互交換着眼色，都暗暗爲他傷心。忽然，那傷兵睜大了眼睛。停止了呻吟，喚着：「毛澤東同志，我想見見你，我革命革了六七年，從沒見過你啊！」此後，彷彿是說夢話似的，翻來覆去的低低的唸着：「毛澤東，毛澤東！」看護們醫生們不知得該怎麼辦好。就去安慰他：「你要求毛主席來看你嗎？恐怕他不容易來！」「我知道，他是不會來的。」那傷兵眼睛裡含着豆粒大的眼淚，吃力的說下去：「可是，我能見見他，我就是死也覺得痛快些。」看護們都以爲毛澤東離這裡六七十里地，他忙於國家大事，他是不可能來的，可是這個傷兵同志既然存臨死之前，還是念念不忘於毛澤東同志，那麼不妨打個電話告訴毛澤東同志，也好讓毛澤東同志知道，拐茆離延安確實有六七十里地，而並有許多大山擋着路，天又是那麼熱，可是毛澤東同志一接到這次電話，就放了

其他要辦的事，騎着馬直奔到拐茆來，馬喘着熱氣，渾身是汗，毛澤東同志也渾身是汗。他大踏步的走進重傷病房，找着了那個快要死的傷兵，那傷兵已經變得更無力了，而且神志也比以前更模糊了，毛澤東同志這種熱情，感動了看護，一個看護與奮的貼着傷兵的耳朵說：「這就是毛澤東同志啊！」那傷兵已經不大能說話，但他的眼睛忽然光亮起來，辨認着毛澤東，並且嘴也在輕微的動彈，彷彿說：「啊，是毛主席，我見到你，你……」他用盡他最後的氣力，想握住毛澤東的手，毛澤東同志彎下身去，握住了他的手，向他的耳朵說：「你是我們的光榮的同志，我永遠不忘記你！」說着自己眼裡也流出淚來了。毛澤東同志在他旁邊察看了他的創傷，覺着他的血差不多流盡了。不一會那戰士就慢慢閉上了眼睛，但他的臉上却現出非常愉快的神情。毛主席一直把他送到墳地，而且送了花圈，花圈上寫着毛主席的題字，毛主席又去慰問這醫院裡的一切傷病員，和他們握手，察看他們的創傷，毛主席離開這裡好久，那些傷病員還談着那次榮幸的會面，一個戰士說着：「毛澤東同志無處不愛護我們。」

註：拐茆是地名，是延安附近一個村莊。

兵 士 和 長 連

解放軍某縱隊二十八團

七連有一個連長名字叫高永來，這位高連長對於本連士兵的愛護關心，真是無微不至親如兄弟。他從來沒有打罵過士兵，士兵們在工作中犯了錯誤或有缺點，他總是和氣地，誠懇地耐心地進行教育。對於越是進步慢的戰士他越是親近耐心，有好幾次爲了幫助犯錯誤的戰士們改正，不惜進行十餘次的談話教育。高連長不僅與士兵同甘苦，而且處處以身作則，吃苦在先。每次行軍總是幫助戰士們背背包、揹槍、揹機槍、揹小砲；炊事員累了就幫助他挑鍋挑油担子，過河時搶着把身體弱的戰士抬過河去。到

了宿營地，如果房子不夠住，總是連部露營；有一次天黑到了一個小山坡上宿營，只找到了一間房子，他先把二排安置下了，又親自摸黑另給一、三排找房子，路不好走，高連長從山坡上摔了下來，可是他仍然不顧疼痛，不辭疲勞，繼續尋找；不久便在山坡底下找到了兩間屋子，一個有炕可以燒，一個沒炕較冷，於是高連長又把一排安置在有炕的屋子裡住下，自己同二排在沒炕的屋子裡睡。駐軍時，他每天都要督促衛生員到各班去督促洗腳、診斷吃藥等等，他經常抓緊事務長，召集炊事員開會討論如何改善伙食；有時飯不夠先讓戰士們吃飽；有時炊事員累了，他親自替戰士們做飯燒水。並號召班排幹部們做飯燒水；有一天他在一排住，看到放哨回來的戰士吃涼飯，他心裡很難過，回連部後，

他馬上向幹部們提出以後一定要保證放哨回來的戰士吃熱飯；在兩線兩個月的行軍作戰中，由後高連長的日夜操心與事務長的積極負責，第七連從沒有誤過一頓飯，而且每頓都有肉吃，僅在這兩個月中他們一共殺了二十五口豬，七八十隻雞，七八隻羊。每天晚上高連長都親自參加查鋪查哨，到各班去看戰士們睡好了沒有，沒有蓋好被子的，他就幫他們蓋好。嚴冬，部隊在塞外，公家還未發下皮帽，一天夜裡，高連長戴着別的連上的同志送給他的皮帽去查哨，皮帽的耳孔沒有堵住，一陣一陣的寒風，刺得高連長的耳朵直疼，當時他看到站崗的戰士還戴着棉帽，高連長心裡非常難過，第二天大明他就召集幹部們說：「站崗的同志很冷，現在有皮帽的先給戰士們戴，有大衣的先給站崗的穿，我先

把我的皮帽大衣拿出來！」在高連長的號召下，有皮帽或大衣的幹部們都拿出來給戰士們了，連部的通訊員也堅決要求把人家送給他的皮帽交出來。戰士們的臉手脚都凍了，高連長馬上叫拿出一部份公款讓衛生員配油膏給戰士們擦。高連長對於病號更是特別關心，對於每個病號，他每天至少看三次，每次至少半小時，見了病號就問寒問暖，給以精神上的安慰，有時親自給病號做湯做麵，甚而端尿盆；某次連上一個戰士病了，就地什麼賣的也沒有，高連長立即拿出公款一萬餘元，派人到幾十里以外的平地泉去買糖買梨，買回來以後又親自削梨，加以白糖煮好送給病號吃；每次行軍總叫事務長帶些白麵雞蛋，為可能發生的病號準備吃的。萬一弄不到，就指定幹部帶着錢在隊伍後面，病號願吃

什麼就買什麼給他吃。

高連長這樣愛護士兵，兵士們也熱愛高連長，他們都自覺的服從命令，遵守紀律，比較調皮的戰士也經常被感動得說：「連長待咱們這樣好，再不好好幹，就對不起連長，對不起革命！」一個傷病員的傷口治好了，他在醫院裡就不住，整天想着回連，他覺得只有同高連長同連上的同志們在一起才痛快。但他的體力沒有恢復，還需休養，他請求幾次出院歸隊未准；有一天他打聽到部隊轉移到八百里以外的地方去了，但他想着歸隊實在想壞了，於是他便偷偷地出了院，走了十五天的路程，回到第七連了；一進連部他就抱着高

連長，他高興極了，他激動得說不出話來，鎮靜了一下，他說：「連長！我做夢也夢見你，做夢見連長帶着咱們七連的弟兄，在村裡住，俺娘還請連長和兄弟們吃牛肉喝酒！」高連長笑了，他緊緊地握着這個戰士的手。

編者按：在解放軍裡像以上的例子所得到的事情是不勝枚舉，我們從這裡可以想到，解放軍爲什麼那樣能打仗，生活得那樣快活，而廣大的人民把他們的子弟送給了解放軍來又那麼覺得比在自己的家裡還好。

焦五保帶領新戰士

革飛

焦五保參軍才一年多，在晉南、豫北、回蒲線、白晉線和平漢線，他都打過仗。班長陳玉強擔任了互助組長，組裡連他共三個人，陳北方參軍兩個月來，沒有打仗的經驗。崑崙山十八歲，身體很弱，剛參軍就要出發打仗，班長帶的那一組，也是三個新戰士。

行軍是分班做飯，班裡的值日，焦五保自動全給包啦，他的手脚很麻利，行軍一到那，借鍋、借碗、開柴火、捍麵……不等別人伸手他就把飯做熟了。

第二天，天不明，五保又是一個人起來做飯，班長要叫戰士們起來幫助他，他便阻止班長說：「你叫大家多歇會吧！起來幹不了兩下，行軍又跑不動啦，我多幹一會沒啥。」班長戰士們都說：「咱班要離了五保同志，都該掛起嘴不吃飯哩！」可是每天行軍到下半年，戰士們却累的走不動了。五保同志的背上又扛着三支槍。

自陽城出發的第一天，全班領了十幾斤麵，五保扛了一天，黑夜班長動員大家要自動換着扛，可是沒等班長說完，五保就說：「不要叫大家扛啦，我扛着麵可痛快，只要咱班沒有一個掉隊的，我心裡就高興了。」五保同志屢次的這種叫自己多吃苦，叫新戰

士多休息的事，把新戰士感動了，也不怕疲勞的參加了勞動。同山同志說：「五保對我們可真好呀！跟親兄弟一樣的親。他談的話都聽。」他一個人談出了大家心裡的話。五保真成了全班的支柱，戰士們依靠。焦五保在行軍中這種吃苦在前的好行動，打定了戰時工作堅固的物質基礎。

到了垣曲，五保到團部參加戰鬥英雄會議，回來在連裡下決心說：「這回打仗不但要完成任務，並且要把新戰士帶好……」他還和新戰士個別作了解釋和談話。

他們營是預備隊，在兩關休息的時候，敵人往他們陣地上打砲彈，五保便一邊幫助同山、北方做工事，一邊給解釋說：「不要怕，砲彈只呼呼勁大，炸住人可不容易，只要把工事做好，隱避下不要動，一點也沒問題。」敵人向那裡打了幾十發砲彈，王保法因為工事做的不好，負了傷，其餘工事好的，人都怎也沒怎，同山首先感覺到：「工事實是在頂用哩呀！五保說的真對」。

登城的時候，子彈吱吱的在頭上飛個不停，吓的同山心裡只是跳，好像每一顆飛的子彈，不是離頭四指，便是一扎，五保就向他解釋：「子彈飛的高哩！黑夜他打不準，只要動作迅速就沒啥，放上心吧！」說罷，五保捷足先登上了城頭，真是只要老兵頭前走，新兵胆小也敢跟，同山、北方也緊着上去了，一直到登上城頭，不知頭上飛過多少子彈，沒一顆打到同山的頭上，同山有些放心了。可是一進城以後，我們的和敵人的輕重機槍、手榴彈都在全城裡響的咚咚的，同山同志頭皮只發炸，不知該怎的好。五

保同志向他談：『不要怕，只要跟着我保險有辦法；你沒打過仗，掉隊可要吃傢伙哩！』這幾句話像吸磁石一樣，把同山和北方緊緊吸在了五保跟前，在前邊中五保不等他們掉了隊，反覆的不間斷的說這幾句話，說的同山只怕掉隊吃傢伙，心裡只記了個『跟緊跟緊』！

九連打到離西北角大碉堡只五六十米遠的地方，敵人反撲出來，不知道是敵人的哪個什麼官叱呼着衝呀！衝呀！眼看要打交手戰了，弄得同山手足無措。五保很氣壯的說：『不怕，準備好手榴彈揍他！我打你也打。』回頭他又向敵人喊：『衝來吧，給你準備好手榴彈啦！吃來吧！』三喊兩喊把敵人喊來了，『轟』的一聲五保向敵人投出了手榴彈，同山不知怎的也跟着對敵人打了個手榴彈，別的同志也都投出了手榴彈，敵人吃縮吃縮的被打回去了，霎時間同山心裡放下了一塊石頭。

『噢，敵人也怕手榴彈，』他高興的這樣說。

真是管過敵人的血，心裡不加怯，這時候同山只顧打敵人，忘記害怕啦，當敵人第二次叱呼，衝呀！衝呀的時候，五保又向敵人喊：『快來吧，手榴彈又準備好啦，吃來吧！』同山也跟着他喊起來了，『快來吧，手榴彈又給準備好了，吃來吧。』這時候敵人的輕重機槍狂叫着，房頂上的瓦片打的到處飛，一堵牆也打了一道口子，一顆手榴彈也落到五保同志的跟前，炸了他們一臉土，五保還是很沉着的。敵人一衝上來就被一排子手榴彈打的吃縮回去了。北方却投出了手榴彈，就往下跑，五保對這種逃跑可恥的行爲

又給了嚴格而和藹的制止，「不要跑，怕什麼，同志，我們一步也不能後退。」北方又前進到原來的地方。

敵人還沒吃飽手榴彈，又叱呼第三次衝鋒了，可是敵人越吃的手榴彈多越胆怯，怕死的敵人終於不敢再衝了。

敵人陣營裡一個傢伙亂叫喚，「衝呀！衝呀！不衝非使刺刀挑不行！你看我就不害怕。」一聽敵人要用刺刀逼着衝鋒哩，五保情緒更高了，喊的勁也更大了，「來吧！手榴彈多哩！夠你吃了……。」戰場上數五保那股孩子腔吱哇！吱哇！叫喚的喧，教導員還怕敵人聽見了八路軍淨是些娃娃！可是就這些孩子腔真把敵人嚇怕了。

敵人第三次衝上來了，一排子彈手榴彈吃飽了他，殘敵跑回碉堡，四班乘勝首先衝上碉堡去。

同山也不知他怎的把手榴彈打出去的，好像不是自己的腦子指揮自己的手，但就這樣却越打越打了。碉堡上的敵人被消滅了，九班在這担任警戒，從八叉廟那個碉堡裡，跑出一股敵人，同山一看見就要求班長要打，班長說他沒經驗不叫打，五保却覺得新戰士自動要求打槍是可貴的，捨不得放棄這個鍛鍊他的機會。就說：「班長！他想打哩，就讓他打吧。多鍛鍊鍛鍊，下次打仗就胆大了。」

同山「叭！叭！」向敵人打了七八槍，看見敵人亂爬亂拖的，自己高興的只想着：

「一定是叫打掛彩了吧。」

同山打罷槍，又想試打手榴彈哩，黑夜糊里糊塗的，自己打了幾顆手榴彈不知是怎樣打的。五保允許他打了一顆手榴彈，這一下可看的清清楚楚的了。

他情不自禁的說：「噢！想不到我今天也能跟上打仗了！」

悼念我們的副班長——毛燕

高崇孝

在陽曲川裡，九班的戰士們，含着滿眶眼淚，用一銑銑黃土，埋葬了自己的班長——毛燕。埋葬時，戰士們沉痛地喊道：「我們的班長，毛燕同志！你安息吧！我們一定打到太原，消滅閻錫山！為你報仇！」

毛燕同志是陝北府谷木瓜人，家裡窮

的少窮沒地，從小和爸爸給地主家做牛馬，地主家的小子常常罵他，打他，那時候，毛燕只是咬着紅紅的小嘴，不敢叫聲，但在毛燕的心上，永遠種上了仇恨的種子。毛燕在十四歲上，被蔣匪抽了兵，編在二十二軍，駐紮在響水城。

毛燕自進了響水城，好像小鳥進了籠，整整受了五年多痛苦、壓迫，在年時

六月才得到解放。

窮人家娃娃，到了人民的軍隊裡，就跟小魚入了水，成天活潑潑價，十分可愛；矮矮的瘦瘦的個子，一雙眼睛像兩顆星星，在黑紅的臉上，閃閃發光，二十歲的毛燕變得更年青了。

二

在新式整軍中，毛燕的階級覺悟更加提高了，一天，團上開新黨員入黨儀式大會，他在大會上，自動講了話：「今天我看到入黨的同志，很羨慕，本來我也想提出入黨，但我感到自己還不合格，今後我決心努力工作，在戰場上英勇殺敵，爲人民立功，加入共產黨！」

不久，是神山戰鬥。當響亮的衝鋒號聲震撼了靜靜的天空時，他頭一個衝上去，並喊着：「同志們！衝上去，爲人民

立功！」

敵人的子彈在他耳旁噼噼飛，炸彈在他身旁冒起朵朵黑烟，他一點也不害怕，一溜風樣的向前面三個敵人衝去，敵人被這種勇猛的衝殺嚇倒，掉轉屁股就

跑。『轟！』毛燕的炸彈在敵人當中開花了。一團烟霧中，敵人一個個倒，兩個跪他求饒：「小八路！饒命吧！」

毛燕繳了三支槍，捉了兩個俘虜——這是他解放後的第一次繳獲。『嘻嘻！嘻嘻！』不由地，一朵花兒在他心頭開放，他小嘴笑的抿不住。

接着是有名的鷄窠塔戰鬥。敵人像亂跑的羊羣，到處逃竄。毛燕見前面六七個敵人，扛着兩挺機槍，兩支步槍，沒命逃跑，他兩條小腿巴，在軟綿綿的沙土上飛

快閃動着，呼啦啦追上去。

「繳槍！」毛燕大聲吶喊。

可惡的敵人，見毛燕人小，就向他扔過來兩顆炸彈，毛燕迅速的爬下，炸彈掀起的砂土，厚厚的蓋在他的身上，他一骨碌爬起來，兩隻亮晶晶的小眼，睜得銅錢大，射出劍一樣的光芒，不知那裏來的一股勁，他一氣向敵人投了四顆炸彈，敵人在烟塵滾滾中，亂作一團，毛燕機智地喊道：「快繳槍吧！四面都是我們的人，不要替蔣介石送命啦！」

敵人繳了槍，毛燕才鬆了口氣。

戰鬥勝利結束了。

「五連那個小個毛燕，繳加拿大機槍兩挺，馬步槍三支。」班傅排，排傅連，不一陣氣消息便傳遍了全營、團。

在全連民主會上，毛燕光榮地加入了

共產黨，並升任九班副班長。

三

沙漠像黃河的波浪，一望無邊，但村莊却稀稀落落。我們的部隊活動在這一帶，往往沒有房子住。

一次，毛燕租住着一間又小又窄的房子，怎樣盛下呢？毛燕讓戰士們睡在炕上、地上，自己却在門外露天睡覺。四月間的沙漠夜晚，氣候依然十分寒冷。半夜，寒風吹醒了毛燕，他悄悄地走進門來，見戰士們都睡得十分香甜，他輕輕地把戰士掀開的被子蓋好，又慢慢出去了。

行軍中，毛燕一會管這個戰士扛扛槍，一會幫那個戰士揹揹背包。給大家說笑話，唱歌子，一路上，十分熱鬧，不覺疲勞。

班裏新進來幾位新解放戰士，毛燕見

他們的鞋張了口，衣服也破了，他就把自己的一件新衣服，一雙新鞋，給新同志穿上，新同志感動的說：「我們的毛燕班長，好像我們的媽媽一樣！」

每個戰士也把毛燕當做自己的小弟，親切的叫他：「娃娃班長！」

一天，部隊宿營在麻底溝，離毛燕家三十多里路。

「娃娃班長！」請假回家看望一下吧！」幾個戰士對他說。

「不！咱家解放了，分到地、窩、衣服，要險有險，日子過得很安樂，有槍看頭，現在就要好好價打蔣介石，保衛土地哩！」

四

這次豆羅戰鬥中，毛燕率領全班，衝在突圍最前面。

迎面三百多敵人，瘋狗似的向他們撲過來。

「九班的同志們！跟我衝呀！」毛燕一邊喊，一邊向敵人飛快的衝去。

他的身影像一支戰旗，招引着大家。戰士們一湧衝過去。

敵人的砲彈不斷轟鳴，響聲隆隆，黑烟沉沉。

毛燕和戰士們，一股勁穿過彈雨，穿過烟霧，衝向敵人。

他的炸彈像烏鴉一樣，飛向敵羣，炸彈冒起火花！炸得敵人在稀泥中，亂叫亂滾亂爬。但就在這時，從側面射來三槍，打中毛燕的胸膛，他躺在血泊中了。

戰士們跑過去。毛燕——這位共產黨員，人民功臣，他黑紅的臉孔已蒼白了，晶亮的眼睛已失神了。他嘴唇一動一動，

說不出話……。

戰士們的血，頓時湧騰起來，仇恨的烈火，頓時燃燒起來：「衝呵！爲訓練長報仇！」戰士們喊着，一陣風似的衝過去，接着是一片震耳的殺聲和榴彈爆炸聲……。

九月二十日

於晉中下社村

老長老長的隊伍已經爬上山頂了，侯同雲扛着兩支槍和他們的排跟着大部隊也爬上了山頂。

這樣冷的天氣，這樣難走的路啊，有的同志是完全「坐飛機」，從冰塊上滑到山脚下去的，有的同志凍得手腳麻木了，鼻涕滴在嘴唇

上也不擦掉，年紀大一些的同志，鬍鬚也白了。有的同志凍得實在無法支持，便蹲在山半腰烤起火來，可是剛剛烤了一會，耳朵破了，手指斷了……。

二連有一個戰士，在前面兩丈多遠的一棵藤條樹下蹲下來了。

「那是誰呢？」侯同雲心裏想。他連忙走前來一看，原來是楊金中。

楊金中再也不能走了，臨出發時他就有病，再加上這樣冷，他一步也走不動，他因手凍腫得插不進手套，腳腫得不敢挨地皮，渾身在打哆嗦……。

「這怎麼辦呢？」——勸說了一套也不頂事，侯同雲心裡很是着急。他急速的，輕輕的抓住了楊金中的脈手，呀！像抓住了一塊冰。侯同雲用他的兩隻手夾住楊金中的兩隻手，他想把自己手上的熱氣

媽媽，長排

·興光陳·

便到楊金中的手上去。忽然他自己流淚了。這時他想起了他自己小時跟着母親討飯時，三九天氣住在小廟裡凍得死去活來的光景，有誰憐憫呢？可是，「楊金中是我的同志呵，我應當疼愛他呵！他冷，也是我冷。」

侯同雲扭過頭去流淚，被楊金中看見了。楊金中奇怪的問：「爲啥傷心呀，副排長？」

「唉！沒有啥，我沒有傷心——不是風吹的眼流淚了呀！」侯同雲支吾的強笑替脫。這時候他覺得楊金中的手有點溫熱了。

「這、三連、四連……的同志們一個個從面前閃過。最後，只剩下他們兩個小字。」

侯同雲把牙齒一咬，眼淚退回去了。

他輕輕的撫摸着楊金中的手。對楊金中說：

「金中，我陪着你，咱們再稍歇一會，就走吧。——你要小便嗎？」

楊金中搖了搖頭，眼珠不動的盯住侯同雲。他感到眼眶好像一陣熱，鼻子裡好像一股酸，他說不出話來。他望着侯同雲——他的親人，不由得他想起了當他才入伍的時候，副排長侯同雲給他借碗、找筷子、端水、弄飯、就寢睡覺也關照到，那怕是深夜，他還要摸一摸被子蓋嚴了沒有。病了的時候，他忙着抓虱子，燙衣端水做飯，擦屎，倒尿尿盞……還有。孫三寶病了不能躺下，只能斜臥的坐着，他就一直得用自己的身子，當做孫三寶的靠背，整整的守了三夜沒有合眼。孫三寶病得糊塗了，不論什麼時候醒過來，叫喊：「家（浮

山人叫媽的稱呼)——，一副排長便甚麼時候也在跟前答應着！「三寶，我在你跟前呀！你要什麼呢？……。」

……
狂風吹着，樹枝野草「嘩嘩」的響着。

侯同雲把楊金中的東西揹上，儘量讓楊金中的半個身子倒在自己的肩窩裡。慢慢的移動着步子，扶着楊金中下到山腳下了。

剛一到宿營地，侯同雲把楊金中送回了班，他馬上從自己的背包裡扯出一雙他一直不捨得穿的「嶄新的棉鞋」，一手抓

住了楊金中的手，一手把棉鞋塞在楊金中的懷裡。

「金中，這雙棉鞋你穿了吧！等一等我再來給你暖手，不敢多烤呀！」

楊金中在接着這雙棉鞋的時候，他又一直用眼睛盯住侯同雲。他一直說不出話來，不知道是他心裡亂了，還是眼睛花了，他看見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副排長，好像是他的媽媽。

侯同雲站在楊金中面前，等着楊金中，怕他還要說什麼。而楊金中卻又沒有說出什麼話來。侯同雲和其他同志說了兩句話，就帶上了門走了。

王

連

長

克明

察看了地形，佈置好了崗哨，王連長
回來躺在炕上，倒頭便睡着了。

「連長！」有人在敲他的門子。王連
長翻過身來，迷迷糊糊的又睡過去了。

「有命令！——王連長。」

王連長下意識的聽着叫門的是王二
虎，他伸一下胳膊爬起來：「什麼事？」

「營部命令：明兒黎明吃飯，清早出
發！」

王二虎說完，自己「拖拖」的走了。

王連長可再也睡不着了，他從枕頭底下摸

着盒子擰一下槍機，便到伙房去了。

街上死靜靜地。滿天滿佈着寒星。他

敲了一下窗櫺子，隔着窗紙低聲叫道：「

司務長！」沒有人應聲，屋裏呼嚕呼嚕打

着鼻鼾。

「醒醒！喂！司務長！」

「……誰那麼討人嫌哪？我快關死

啦！」司務長翻一個身咕嚕着。

「誰呀？修修好吧，別吵我！」

王連長用巴掌拍了兩下窗櫺子：

「我！是王明華，有事。」

司務長一滾碌爬起來，一邊摸着腰帶

一邊說：「有情況麼，連長？」

「不是！告訴炊事員，馬上起來做

飯，天明就要出發。蒸饅頭！」

X X X X X X X

王連長回到連部，滿屋子鼾聲。通訊

員小牛把被子掖到一邊去了，王連長替他蓋上。他坐在炕沿上，冥想，一刻想起這，一刻又想起那，盤算着連上的各種工作。

看看天要亮，窗紙上已閃出灰白色的光來，公雞也叫亂了。王連長到了伙房，炊事員正在急急忙忙的生火合麵，他一脚插進屋裡，說：「同志們爲了咱們弟兄們吃的好，多辛苦一點吧！」當他在火光影裡看時，只有四個炊事員掛着滿臉睡意忙忙亂亂的動手。王連長想起來那兩個炊事員同志回家去了，王連長沒說什麼，他撓起袖子蹲在麵盆旁邊，就揉起麵來。黑油燈閃爍的燈光刺着他的乾巴巴的眼，眼皮沉，顫的睜不開，他強打起精神，張着嘴打幾個哈欠，這樣藉以清清自己的神思。

炊事員們發覺連長下了手啦：「連

長！你別下手啦，我們自己做吧！」

王連長沒有作聲，另一個炊事員接過來說：

「白日勞累了一天，睡會覺去吧！」

而王連長老老實實的說：「不累，咱們一塊做做吧！」

人們起來了，饅頭在籃子裡冒着白氣，王連長沒起來吃飯。通訊員小牛走到連長跟前，掀開連長被窩，撥拉着連長的臉蛋子：

「嘿！連長！幹部起模範作用。」

小牛把一塊饅頭塞在連長的嘴裡：

「吃個饅頭吧！連長。」

王連長猛的坐起來，作個鬼臉，小牛咯咯的笑着攆到門邊去了。

戰士們從屋子裡走出來，個個人打着哈欠，隊伍在廣場裡黑壓壓的站了一大片，

人們咳嗽着、哈欠着、用鼻音說着話。王連長說：

「同志們看看自個兒的東西去去了沒有？想想借了老鄉的東西沒有？損壞了人家東西了沒有……。」

沒有人作聲。王連長打了一個哈欠。一個戰士說：「真是暈，咱們連長也打哈欠呢？」有幾個人由不得就笑了。炊食員老黃提高嗓子說：

「連長打哈欠，你們知道麼？連長半夜就起來給咱們做飯，剛才吃的饅頭是連長給咱們蒸的呢！」

× × × × × × ×

出發的時候，病號王大山掉在隊後

了，連長伸手攙過他的大槍和背包來：「王大山，我給你揹着！」

王大山死也不放，他說：「連長你太累了，你別，我不……。」

王大山一路走一路想：我的哥哥也不過就是這樣吧？我的爸爸也不過就是這樣吧？同志們都說：「比咱的爹娘還結記的到，比咱的哥哥還親哪！」而王連長却向他們說道：

「我是你們的連長，我也是你們的勤務員，我是你們的同志，也是你們的哥哥……只要大家快樂，我自己累點算什麼呢？」

剛下過一陣小雨，雲彩還沒有散，已經是下半夜雨點鐘了。天很黑，黑得對面不認人，隊伍摸索着築台在村頭上；這就是大家盼望的宿營地。

下午三點鐘，開始

從鞍山出發，算起來，

在崎嶇的小山道上整整

走了十二個鐘頭啊！

雨雖然不大，但同志們的

的衣裳已經淋透了。雨後的

夜風吹在身上，使很多人顫

抖起來。冷、飆、疲乏。大

家互相依靠着，半坐半躺的

坐在濕地上。

現在，需要的是個緩乎

乎的炕，躺着休息一下。等着，盼望着，很長的時間，也沒有進房。大家耐心的首婆的守着從窻縫透出來的豆油燈光。

「怎麼不進屋啊？」

在宿營地

洪流

「管理員怎麼搞的？」

雖然嘲，但由於夜風向

濕地，大家睡不着，不住從

人堆裡發出着急的喊聲。

一刻鐘以後，大家像盼

望親人一樣盼望着的管理員

終於來了。那疲倦而沉寂的

人堆，馬上變得活躍起來。

大家確信這個預先來設營的

管理員，馬上會滿足大家的

要求。

但，事實却正與大家所

想像的相反，這裡的房子已

被五縱兄弟部隊住上

了。

單位首長告訴大

家，今天晚上要露營。這

個消息，使得每個同志

剛興奮起來的情緒又低落下

去了。大家却沒有說什麼。

「革命戰士在艱苦環境

下不叫苦。」這是每個同志

已經習慣了的想法。

不一會設營的同志又聽

了回來，傳達兄弟部隊願意把房子倒給大家一部份他們寧肯擠一下，有的單位甚至給倒出五分之三的房子來。

於是大家滿足而感激地走進了房子。

偵察連，住在兄弟部隊的修械所裡。

倒出來的炕，沒有簾子，鋪了一塊很大的綢子。誰也不知道這塊潔白的綢子的來源。但可以判斷這不會是老鄉的。

後來才知道：這是兄弟部隊從戰鬥中繳獲的勝利品，他們從沒有捨得拿出來用過，是剛才倒炕時，李所

長看到炕上沒有簾子，他才親自把它拿出來鋪在炕上，給這些後來的同志們用的。

三中隊住的房子，兄弟部隊同志們都睡在地下。炕上留下的是被子與溫暖，在等待着同志們去享受。鍋裡燒好了開水，準備給同志們喝與洗腳。

一個很年青又很溫和的同志，殷勤的招待大家，給大家打水洗腳。當時不知他是誰，幹什麼工作的，後來才知道是政治部裡一個股長。

到了新地區買菜很困難，事務員同志忙壞了也沒買到一樣菜，炊事員同志同部

隊一樣走了一宿還要做飯。就在這，似極困難的場合下，兄弟部隊把做菜弄出來，叫同志們開飯，他們是預先給準備好的。

吃完了飯，儘要了糧票，不要菜金。並說這是他們大家同志自願愛護老「大哥」的。

趕車的老闆，進了房子，剛把豆餅切好了，要去挑水的，轉身豆餅就不見了，着急的滿場找，後來有兄弟部隊的同志把泡好的豆餅送了回來，才知道是他拿去挑水給泡上了。感動的車老闆說：「這隊伍比一家人還和氣。」



讓炕

方 翹

部隊到張家窩堡宿營，分房子的時候，大家就吵吵：「今天夠擠。」二排住的房子，不夠五掏。六班擠在一掏多長的小炕上，同志們一邊解綁帶，一邊閒扯。班長忽然想起了：新立屯戰鬥時，住的房子也這樣小，可是兄弟部隊給咱們讓炕燒水……想到這裡，嘴裡也就吐出來了：「房子這樣小，假如再來部隊怎整呢？」小鬼宋天德順口答道：「擠唄！」

大家倒下不大工夫，全呼嚕呼嚕。六班長側歪在半拉。剛睡得迷迷糊糊的，好像聽到老鄉在叨咕：「軍隊老啦，街上又到一帮。」好像老爺子喊老大娘：「你聽，正吵吵沒房子住呢。」六班長也聽到馬蹄子踏得冰搓子吱吱響，甌韃在雪上滑的唼溜唼溜的，又聽到誰在喊：「三排住這裡……」六班長稀里糊塗，想抬頭從窗戶向外瞅瞅，就是眼睛睜不開。

「噠……風門一響，甌韃攪埋庫噠，刺刀庫叮叮噹噹，「老鄉點燈。」

這句話喊醒了六班長，睜眼就喊：「同志們！上炕。」一邊披棉襖，一邊喊副班長。副班長喊宋天德，一個一個都喊醒了，哈話不說，都忙披棉襖，收拾下炕。宋天德夾着眼睛，挾着大衣嚷着：「同志們快上炕暖暖吧！」兄弟部隊的同志只喊：「你們存炕上，咱們存地下。」六班同志們回答：「咱們已在炕上存半宿啦，你們棉襖棉褲浸濕的，不上炕暖暖不行。」六班同志見他們不上炕，就拉他們。

六班長瞅屋裡沒地方，就外邊去了。班內同志看班長不在，也跟着出來。宋天德正同兄弟部隊開扯繳槍促俘虜的故事，正扯得有勁，轉眼一看，班內同志都沒啦，忙跑出來找，迎頭碰上班長抱了一抱麥糶，往窗戶底下來，他問班長在那兒搭舖，班長嘴一噘，宋天德會意了：「窗戶底下。」屋裡地上都讓兄弟部隊睡，對面炕上老鄉不動。

這家老爺子看咱們這樣團結，感動得只嘆氣：「這真是仁義軍隊，外邊這樣大風，老娘們快撤出兩條被子，別凍着他們。」副班長接着說：「咱們就是親兄弟。」解放戰士范九成說：「咱解放軍，有尊有讓！那邊（指蔣軍）親兒子不讓親老子。」

真假李板頭

劉石

同志們待他像親兄弟，都叫他板頭。板頭年紀小，站起隊來在排尾。老鄉們見了說：「這是個娃娃嚟！」

板頭個子低，背上三爪槍，倒掛着，槍口頂到地，使起來可費勁。上級給他發了一支小馬槍，板頭很高興，他笑着，嘴裏露出兩顆小虎牙（雙層牙）。

冬季大練兵，操場上好熱鬧，蹦蹦的跳，跳的跳，真緊張。大家練刺殺，操場上的障礙物誰也通過去了！板頭個子低，腿子矮，連低欄也跳不過。板頭有決心：「快反攻啦！」再不學點本事，將來下山打鬼子還不是「掛球蛋。」他移了一條長板凳放在常院裡。跳過來，跳過去。跳得差不多了！凳腳下面墊上磚頭塊再跳。磚頭一塊加一塊整得更高了！他到操場上面一試。高欄、低欄、戰壕再也擋不住他了。人們都說：「板頭年紀小，志氣高。」

在操場上做刺殺動作的時候，軍事學習小先生許厚德對大家說：「槍刺出去，注意後腿不要打彎。」祇要問題一提出，李板頭就把事情操在心了！早起床晚睡覺，小小的馬槍老是不離手，走路的時候也要抓機會做幾點預備用槍，或是來幾下向前直刺。

熟生巧；功夫到，本事自然真。板頭的刺殺進步真是快，全連第一個「後腿不打彎」的就是板頭先做到了。有一天早晨，大家在操場做動作，刺起槍來誰的後腿也打彎。大家好着急，八班副孫三說：「板頭後腿不打彎，他有點門路，咱們叫板頭來教格一下。」大家就扯頭找板頭，板頭不在場，聽說在崗哨上。大家就嚷叫：「讓個換他去？」賈子令馬上答應了一聲：「下一班是我的崗，我去。」拿着槍跑着步，到了崗哨上。板頭下了哨，走到操場上，大家圍着他，這個說：「板頭！我們刺起槍來，爲什麼後腿老打彎，總是摸不到要領。」那個說：「板頭！你刺幾動給咱們看一看。」板頭不說話，又黑又紅的小方臉帶着笑容，露出兩顆小虎牙，手裡拿着小馬槍。嘴唇一閉，立刻顯得雄糾糾。刷的一聲，起了一個預備用槍的姿勢，連接做了幾下向前直刺。同志們的眼，瞪着他的兩隻腳，後腿的直直的，真有勁。板頭刺完了！收住槍。仰着頭，笑瞇瞇的相息站着。大家問他：「板頭！你給咱們說上個要領，你是怎麼個刺法？」這可是叫板頭作了鑿子了！你要他刺幾動槍不費事，要他講要領可就爲了難。板頭低下了頭，小紅黑的臉皮紅了！逼得他慢吞吞的說了一句：「就是，多練習！」

板頭的刺殺全連出了名，一有空，誰也願意找他對刺，他那支小馬槍對誰也對付得了！劉后子從生產組回來沒有練過兵，刺槍刺得不得勁，板頭就細心的幫助他，后子自己也會努力，跟着板頭學了不多幾天，就趕上別人了！

營長知道了板頭的槍刺得好；他的槍往前刺的時候，上身往上一提，左膝由彎

直，右腿一上前絆出去，左腿自然的不打彎，營長就把他這個要領向全營作了介紹。

直臂投彈不如曲臂強，曲臂投彈命中目標對敵殺傷大。去年練兵投彈用直臂，真是走了「彎彎路」，今年投彈一律要改為曲臂投了！板頭用曲臂試了一下，才二十五米啊！胳膊還痛得不行。人家說他：「年紀少，胳膊細，無力氣，一斤四兩鐵疙瘩怎麼能夠打得遠。」板頭聽了不啻氣，心裡有底細。你看！誰個投得遠，他就站在旁邊看。看完了人家怎樣投法，他就捉着手榴彈到另一邊去投了！板頭心裡想：「疙瘩打不遠，沒有臂力有關係。」他就找到了一個二十五斤的石鎖。天還沒有亮，司號員們還沒有拔號音，板頭就下炕，提了石鎖，到了當院舉開了！石鎖碰著地面上凍硬了的地皮，發出雷也似的響聲。睡在被窩裡的人們被驚醒過來，一個一個都起來了！他們走到當院，見了板頭，就搶着上前：「板頭！我來幾下。」板頭放開了石鎖，站在旁邊喘了一會氣，他覺得貼身的衣服已經被汗水沾濕。他帶了手榴彈走出院子的大門，轉到操場上。星星在天空中閃爍着，操場上有一個黑影子來去的奔跑，不斷的可以聽到手榴彈落在地上的聲音。號音響起來了！東南角上的天空已經發亮，天上的星星漸漸地少去，操場上的人們可是越多了！大家看見板頭那麼小的娃娃都這樣用心，誰個不稱讚。這也就影響了引起大家苦練的熱潮，以後，天還沒有亮，老鄉們的鷄還沒有叫，操場上就點起火堆來了！火光照着手榴彈來回的飛舞，板頭和他們有時也在火光下做着刺殺動作。練兵的情緒越練越高，在晚上，吹了息燈號了，板頭的被窩裡空空的，別的炕上也是空空的，值星排

長走到軍糧前面硬督促板頭和大家回去睡覺去。有時，院子裡，操場上那裡也沒有。原來是板頭和大家到山上做戰術動作去了！「假設敵」啊！「捉哨兵」啊！「偵察」啊！一直鬧騰到半夜。

兵越練，戰士們的武藝更高了！板頭的投彈更是進步得快。有一天，板頭在操場上擲着手榴彈，徐副營長站在旁邊問他：「板頭！你能滿上四十米麼？」板頭見了生人不笑也不說話。他見了上級、同志們，熟人就先笑後說話。他笑着說：「滿上。」副部營長說：「滿上了送你一支鉛筆。」板頭一符賂勝，打了個四十四米。副營長親自到營拿了一支紅漆的鉛筆插到他的口袋裡。同志們都說：「板頭可以代表四連參加全團檢閱。」也有的替他担上了心，說是：「怕他年紀小，體力不夠，怕是成績不鞏固。」板頭聽了這些話，都不在乎，他祇有越發的加緊練。

二、演秧歌

過年以前，政治處張幹事和劇社裡幾個同志到了四連，大家討論過年的時候戰士們演秧歌，「演什麼呢？」「演李板頭練兵吧！」大家同意了就動手寫劇本，劇本寫成了就要排。却是缺一個飾李板頭的角色。大家一看戰士劉巨寬個子低矮數也與板頭差不多。就問他：「劉巨寬！你裝李板頭吧！」劉巨寬也願意。張幹事就告訴他唸台詞，要他學李板頭的動作和模樣。他都很用心的去做，有時他獨自個兒呆在一邊唸台詞，唸着唸着是想起來了：「板頭過去和咱差不多上下，他在家裡放羊，我也在家裡放羊，十五

歲上參加了游擊隊，我也參加了游擊隊。自從他到了四團四連當戰士，誰也把他當成小孩看。到如今人們都說他：『鍛鍊出來了！娃娃變成好戰士了！』誰個也讚揚他。現在又要把他排成戲演，這可是光榮的事情。劉巨寬心裡越想越羨慕，可是又有點不服氣似的。

大年初幾的那一天，四連的秧歌劇在全團晚會上演出了，第一個節目是『劉順清』，李板頭飾了劇中的一個開荒的戰士。他一上台，下面的觀眾就有一種不同的情緒。四連的幾個同志向着三營的幾個同志說：『那是咱們連上的李板頭，下一個節目就是演的李板頭，就是他，你看吧！可是不賴。』當時三營的那幾位同志就說：『嚶！這就是李板頭？那還是你們連上去年的生產模範啊！那還是個娃娃麼！倒是了不起。』演完了第一個節目，下一個節目『李板頭』開始上演了！李板頭在後台卸去了裝，站在背幕的後面，從幕縫裡瞧着前台。前台的戲正在一場一場的演下去。演到劉義剛向李板頭說話的地方：『板頭！咱們比賽吧！』劇中的板頭說：『比比吧！我還比你不好？』站在背幕後面的李板頭一聽這話！可是有點砸耳朵。心裡馬上一怔：『咱一滿就沒有說過這些話啊！』這時台下觀眾四連的同志也都紛紛的議論起來：『哼！這個地方就不對頭，不合乎事實；假板頭說的這句話帶驕傲，真板頭一滿不會說出這些話。』演完戲，回到連上，有的同志去質問劉巨寬：『人家真板頭就沒有說過那句話，你為什麼說那句話，你那句話可是帶點驕傲。』指道這知道了，就向大家解釋：『這次演劇，演劇的人不注

意，隨便在台上加了一些話，原來劇本上就沒有這檔，以後演戲可得要注意標照劇本上說話。」

自從演了這次劇以後，四連有一個李板頭，又多出了一個假李板頭了！當人們每次喊劉巨寬爲「假板頭」的時候，劉巨寬的心裡就會被觸動：「可是不敢驕傲，一句話的事情，人們都聽出來了！……」「我還比你不好」這句話說錯咧！咱以爲可得要注意。比賽不是爲的把別人比垮啊！……板頭是好，做下的事情好就當成戲演。這的確是好，我以後也得……。」想到後來：「唔！我和他比賽吧！……。」

(三) 比賽

從此後，假板頭心事掛在心裡頭，一心一意要趕上李板頭。真假板頭之間時常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可是人們都還沒有注意到這些事情。假板頭一看李板頭提着手榴彈出去了，他就跟着去看。看板頭今天投多遠，他就到另一地方去悄悄的練。非趕上他不行。板頭刺着槍，他也拿槍到一邊去刺。可是真板頭並不注意到劉巨寬準備和他比賽。有一天假板頭向排長任鴻喜說：「排長！我要向九連李板頭比賽。」任排長去向李板頭說：「板頭！劉巨寬要和你比賽呢！」板頭聽了，以爲說着玩，並沒有把這句話放在心裡。以後劉巨寬看看板頭只顧苦練兵，對自己並沒有什麼表示，也就把比賽壓在心裡，嘴頭上不說話。可是他悄悄的更加了油了！

三月三十一號，全連舉行第二次技術測驗，大家在投彈場上測驗手榴彈。劉巨寬投

了四十四米，他站在一邊，胖胖的圓臉上腫着兩隻眼，等着板頭今天投多遠，恰好板頭這次也是投了四十四米。劉巨寬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站在隊伍裡而自言自語的說：「我總要和李板頭比一比。」指導員在旁邊聽見了！就對他說：「比吧！可以比麼！」

當天，晚飯以後，指導員喬鴻俊把真假板頭叫到總部。指導員坐在靠椅子的板凳上向真板頭說：「板頭！劉巨寬要和你比賽，你怎麼樣？」劉巨寬坐在旁邊，等不得指導員說完話就插着嘴：「咱是要比啦！」板頭和劉巨寬併排地坐在炕沿上，斜對着指導員。光是笑着臉不說話，兩眼望着指導員。任何同志對他說話他都是很用心的聽着的。呆了一會，他慢慢地轉過臉來向劉巨寬說：「你要比！咱們就比上吧！」指導員就說：「你們要比，那就訂出個條件來。條件由你們自己按各人的程度去提。」當時劉巨寬先說了打手榴彈的條件：「投彈四十米以上，再增加就要比較慢。咱不敢多訂，今後一個星期增加一米遠。這個星期投了四十四，下個星期打四十五。」指導員問板頭：「你呢？」板頭說：「咱也一個星期增加一米，和他一樣。」提到射擊和刺殺，指導員知道劉巨寬射擊技術比轉板頭高，板頭的刺殺要比巨寬強。就向他們說：「射擊、刺殺各有高低，不能一般要求，你們各人說各人的吧！」劉巨寬說：「三槍三中，十五環。」板頭說了個三槍三中打十環。刺殺不算通過障礙，板頭要求達到一百分。劉巨寬訂了八十五分到九十分。兩人的職務要求是一致。到末了，指導員提出：「板頭要幫助劉巨寬的刺殺，劉巨寬要幫助板頭射擊的進步。革命友愛的比賽，就得要有這個條件。這是最主要的，可是

得要記住，比賽不是爲了誰壓倒誰，不是要把誰比垮。」兩人聽着指導員的說話，最後互相對視了一下，都笑着笑容。

當天晚上，指導員在點名的時候宣佈了真假李板頭比賽，要同志們都來參加評判。過去真假板頭爭什麼動作都是你在這邊，我在那邊，不常在一起。自從二人正式開始比賽以後，常常見到板頭拉着劉巨寬：「走吧！操場裡刺殺去！」板頭出口令，劉巨寬做動作。劉巨寬時常一詞出去，動作不確實，身子歪了！板頭就幫助他糾正。做示範給他看，他一心一意的要幫助他的刺殺進步。

假板頭呢？有一次，他跟着二班上了山放軍事哨去了，有人從連部回去說：「連上有人投彈五下一米了！」劉巨寬一聽，忙着連聲問：「誰啊？誰啊？」「聽說是板頭。」假板頭一聽心裡舒着氣。他回班長告了假，拿起假手榴彈就跑，骨溜溜，像一塊石頭從山上滾到山下，他到了坪坪上，獨自個在那裡打了半下午的手榴彈。記着那最遠的距離已經到了四十八米。天黑得快看不見了！他才擦着滿臉的汗，回到山上。班上的同志們問他：「一百米！你今天投了多遠啦？」他不說投多遠，他說：「看明天。」

四月十八，冬季總兵結束舉行總測驗，投彈場上插着紅旗和白旗。劉巨寬的心裏比過去更是緊張了！他希望自己的成績，一切都不要落在李板頭的後面。他那活潑的說話和行動在全連都變得很嚴肅似的。連上的同志們也都要看真假板頭比賽的結果。

臨到二班投彈的時候，評判員喊着：「劉巨寬！」劉巨寬答應了一聲：「有。」他

的心跳動的更厲害，他從隊列中走到投彈線前面，一連投了三個手榴彈，最遠的落在離第三把紅旗二米突的地方，那是四十八米。他很不滿足於自己今天的成績。他回到隊列裡。一個班換一個班的測驗過去。當李板頭的名字被評判員叫到的時候，全連人的精神突然緊張的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有的同志給板頭打氣：「板頭！加油！打上五十米不成問題。」板頭不笑也不說話，他脫去棉衣往地上一擦，他從隊列中走到投彈線後面，彎着腰拾起了第一顆手榴彈，身子往後退了兩步，站定以後，他的眼一直的準準了前面的目標——最後的那一把紅旗。右手提着手榴彈前後一擺動，細小的胳膊曲着往上一舉，向前一擲，手榴彈在空中翻旋着，像一個小車輪一般呼嚕呼嚕的成弧形向前滾進（註：曲臂投的彈，彈柄在空中翻旋着；直臂投則彈頭在前彈柄在後，一縷子前進。）卞的一聲，在第三把紅旗上面落個正着，恰好五十米。人們齊喊了一聲好。有的同志就說了：「板頭的手榴彈瘋了假板頭了！」假板頭不服氣，常塢他就向指導員提意見：「指導員！我還能不能重投？」指導員知道他的心事，笑着說：「經過評判委員計可以以後，你和板頭可以重投，但是檢閱的成績，剛才已經確定了的，再投，就作為你們二人比賽評判的標準。」大家測驗完了投彈，隊伍已經轉到另一個塢所去測驗別的項目去了！連長、劉指導員，一個評判員和營長還留在那裡，看了劉巨寬最後投了兩個手榴彈，投來投去還是四十八米，指導員問劉巨寬：「行了嗎？」劉巨寬搖搖腦袋說：「今天不行了！趕不上他。」

下午是技術測驗。這一天的項目測驗完了以後，到晚上劉巨寬跑到連部問指導員：「指導員，今天的技術和戰術測驗，我的成績多少分？」指導員思索了一下：「還不清楚，你的大概是八九十分。」劉巨寬接着問：「板頭呢？」指導員說：「大概差不多。」任排長也在旁邊，他插了一句：「板頭可能九十多分。」劉巨寬一聽，心裡就似乎有點着急，當他離開連部時，指導員對他說：「今天你的成績可能比板頭差幾分，明天你得加油啊！」

到了檢閱第三天上，槍聲和號音在射擊場上響起來了！紅色的報靶旗不斷的在靶的前面飄現和擺動着。發靶場的南面六七十米的地方，有一座柳樹林子，那是打靶休息所。一排已經在射擊場上開始射擊了！二三排在柳樹林子內休息。李板頭在柳樹林子內就地挖了一個臥式工事，他臥在工事內瞄準。有幾個班長和許多同志都很關心板頭的射擊在今天能得到勝利，他們蹲在旁邊告訴他：「擊發要沉着，記住要領，切不可慌。」也有的同志在另一邊悄悄的議論：「一百五十米距離的實彈射擊可不是鬧着玩。論起板頭平時這樣苦練，三槍三中一定不成問題。可是他那支小馬槍，來復線都快沒有了，那磨老的槍，偏差又大，要命中恐怕倒是費事情。」

指導員從射擊場上往樹林子走過來。很高興的把消息報告給大家聽：「今天射擊，二班打的不錯，假板頭三槍三中打了二十二環。」他看了板頭鼓勵着說：「板頭！今天你得好好打，不要慌。」指導員又對大家說：「今天射擊，每個同志對自己使用的槍都

裏有信心，你們看，一排的，今天不是都打得很好麼！」

該三排射擊了！到了射擊場上，李板頭三槍三中打了七環。人們說：「板頭不賴，去年三槍脫了一靶，今年三槍都打上環了。」

第六天各項測驗都已經完了！大家盼着宣佈成績。李板頭到了連部問指導員：「指導員！劉巨寬的刺殺成績多少分？」指導員告訴他：「一百分。」板頭聽了心裡好歡喜，他笑開了！嘴裡露着兩顆小虎牙，指導員又對他說：「你自己的刺殺，這次比他差一兩分，不過他的刺殺好，進步快和你是分不開的，因為在平時，他受到你不少的幫助。他有這樣的成績，你應當更加高興了！」這可說對了！板頭本來就是這麼的一個人，劉巨寬這次測驗成績好，他很高興。

在一天晚點名的時候，指導員向大家宣佈真假板頭比賽的結果，戰術和技術各項平均起來，每人的成績都是九十六分點二。結果不分勝負。

後來連上選舉總兵模範，李板頭得了滿票，而假板頭也被選上了！現在全團誰也知道四連總兵模範有一個真板頭一個假板頭。

榮軍在解放區裡，是得到高度尊敬和

熱愛的。華東榮軍第三校在一年零十個月中培養出三千多個學員，每個都能繼續為

人民服務，被分配到各種工作崗位上去。

榮軍的樂園

他們學習進展很快，

慕來校前，認一千字以上的

僅三十五人，認八百字以

到上的二百二十人，文盲四

百二十人；一年以後，認

一千字以上的升到三百六

十人；認八百字以上的升

到四百六十人，文盲已被

掃除。

他們在前方光榮負傷，但並不因殘廢

而悲觀消沉，他們內心只有一個念頭：「

怎樣的更能為人民多服一些務」。

「殘廢了身體，要武裝起頭腦！」這

是榮軍們最大的決心，誰在學習時偷懶、

和在前線上怕死畏縮一樣的恥辱，就是隨

吧榮軍唐振山和賈桂年，來榮校時一個大

字不識，現在都能寫牆報和書信了。真的

在校裡不識字和前方不會放槍一樣的難

堪，這是榮軍們共同的信念。

他們並不「死讀書」和「讀死書」，

他們的學習方式很多，結合着文娛、政

治、時事、遊戲來達到文化的提高，和思

想的改造。他們在學習上創造了許多新的

方法，每個問題的分析爭論，得到正確的

認識。

他們有他們自己寫作的園地：牆報、

流通快報、學習報，來發揮他們的思想，和

鍛煉寫作的技術，每一個連隊的牆報都

措；機噐、問答等內容，紙上貼得滿滿的，他們有自己的劇團組織和歌詠組，他們是導演也是演員，是編劇的又是配音的，他們自己寫了七十多個小劇（話劇、歌劇、雜耍、『改邪歸正』），很得觀眾的好評。他們出演了五六十次，就是名劇『逼上梁山』、『白毛女』、『王貴翻身』、『大榆林』、『同志！你走錯了路』都出演過；尤其白毛女，十六個中隊就有十二個中隊演出。他們的精神食糧和物質食糧一樣地豐裕。

從他們的宿舍及澤東寢的佈置上可看出他們學習情緒的高漲。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偉像掛在每一個班裡，標語、漫畫，貼滿了牆，學習的升降塔標明了每一個同志進度的快慢，日記本、學習簿，有次序的掛在牆上。這一些佈置，都是自己的津

貼和殘廢金買的。三校裡新華分店，每天是擁擠着榮軍的買主，鋼筆、書、紙是不斷由店員的手裡遞給榮軍，該店負責人汪永發同志談：發殘廢金時，我們就忙了，最多時一天賣到七十多萬元的書！其中各種政策書籍佔百分之六十以上，每個連隊都由私人的書籍集成小型的流動圖書室，供他們課外的參考和閱讀，他們尤其對政府的一切政策學習都非常的認真，有的榮軍能把我們的政策背出來，就是在日常生活和行動上都時時注意和檢查自己；是不

是違犯了政策！

二

「這是我們榮軍的大家庭」，學員都真誠的這樣說着。

這裡雖然有校長、教員、學員名義上的區別，但在生活、政治上都享有同樣的

得過，榮軍有他們自己的組織——革命軍人委員會，來處理他們一切生活、學習的問題，學校的一切問題都是由下至上的討論，由上至下的執行，都是他們自己管理自己，伙食由他們選的經濟委員會，學習的領導有他們自己選出的學習委員和小組長；就是個別的學員們鬧了意見，也都是用個別的交換意見，或提到小組裡討論，民主評判來解決。

榮軍們是有高度紀律性的，只要上級一個號召，他們就毫不猶豫和遲緩的去完成。

他們看到幹部工作太忙時，都關心的說，你們休息休息吧！這樣累受不了！五中隊將榮權政指患有肺病，同志們都把殘廢金來買東西給他保養，同樣的，幹部更愛護學員，也像愛護小弟弟一樣，冷天，

他們關心每一個學員的身體，去年分團完發棉衣，幹部都沒有穿，先給榮軍穿上；夜裡幹部到班裡看一遍，給他們蓋上脫開的被子；七中隊的一個學員病了，政指照顧他一夜沒睡覺，他們真的在工作上上下下，在生活裡都是親兄弟。他們在工作時都搶着幹，都說我殘廢輕，多幹點沒有關係，七中隊的學員師士儀一隻膀子，他還幫助別的同志，做了六七雙鞋、縫帳子、縫被子及洗衣服。每天的清潔衛生打掃，都是搶着幹的，有的在前一天晚上就把掃帚、鐵鏟好，天不亮就起來幹，唯恐累壞了別的同志，一個離校到地方上去工作的榮軍來信說：我想起榮校如同想起家庭及我的親兄弟一樣，這句話絲毫的並沒有誇大，榮校真的是一個美滿的家庭，同志們都是親愛的弟兄。

他們自己管理生活，在各中隊中有生產組磨豆腐、生豆芽等；糧草都是自磨自運的，一年糧節省近四十多萬斤。這些生產節約，都調劑了他們自己的生活和支前救災，每個中隊最低限度在一星期可以吃到肉一次，同時每個中隊都養着幾口肥大的豬和羊，除了農業生產外他們還紡紗和納鞋底，補助他們學習用具的開支（紡一斤紗二千五百元，一雙鞋底七百元手工錢），今年的棉鞋都是他們自己做的。榮軍已經不只是消費者，而是一支生產的隊伍。

三

三校在軍民關係上確實有顯著的成績，僅就耕種收成來說，這二年間，羣衆因支前及治黃而勞動力很少，依仗着榮軍，解決了廿四個村子一八五〇戶的人力畜力

的困難，收割了萬餘畝的秋田，麥田和送糞，拖坯也近萬餘個工；光挑水就二十萬担，那二十四個莊子上的人誰不說：「沒有榮軍在俺莊住，不用說吃飯，喝西北風老天也不顯。」在幫收中湧現出許許多多模範及可敬可欽的事蹟，就是獨勝子、獨勝子也都在地裡幹，兩個獨勝子合成一個人。獨勝子張德山一天要担三十多担水，管十來家抗工烈屬及老大娘大爺們用，就是下雨天還是照樣的担，他說：「天下雨，老大娘還是要吃飯！」這種高度羣衆的觀念，使老大爺老大娘感激得買香煙、花生送給榮軍，但榮校都辭謝不收，朱家陪老大娘說：

「總說軍民一家，只光許你們給挑幹，連點水都不喝，還是什麼一家人！」十五中隊的玉瑛長瘦了，房東老大娘下樓

鍾打上雞子送給五班長吃，還說：「人民的兒子，就要吃人民的飯，要不吃還算什麼老百姓的兒子，那有兒子還不吃娘的飯呢！」

今年春荒時，榮軍都縮食節約來救濟災民。十中隊自動掀起兩頓稀飯的運動，都說：「老百姓沒吃的，咱怎能忍心看着呀！」有的連隊挖野菜來吃，節餘下食糧來救災。

榮軍們愛護羣衆也和兒子們愛護他親娘一樣。五月間，爲了怕把羣衆的傢具損壞，把借的門板、床、桌、椅、鍋、盆？

都送還羣衆，自己用土來架桌子和床，損壞的東西從伙食節餘裡提出錢來賠償，就是看戲賭壞了李家集李大娘一分地的青苗，也賠了二斗穀子。

「真是人民的好兒子！」這裡羣衆送給榮軍們的光榮稱號，這是名符其實的！

編者按：榮軍就是當兵掛彩在後方工作學習的「榮譽軍人」的簡稱，在解放區各地都有學校和管理榮軍的組織，這篇報導就是介紹華東一個榮軍學校的情況。